



参加工作年份

1960

名片

人物: 黄秀梅

年龄: 83岁

职业: 村干部、基层妇联工作者

感言: 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乐趣。

人生像喝浓茶 苦涩后再回甘



83岁的黄秀梅习惯从一杯浓茶开始一天的生活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每天清晨5点多,83岁的黄秀梅沏上一壶铁观音,静静等待茶叶浸泡,直到茶汤愈来愈浓。抿一口浓茶,她一天的生活也随之开启了。浓茶像咖啡一样,带点苦涩,而黄秀梅却独爱这一口浓香,她说,浓茶的香气很特别,就像她现在的生活,安逸舒适;浓茶的口感又带点苦味,总能让她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青葱岁月的那些往事。

人不高,瘦小,没上过学,没办法用流利的普通话对话,就是这样一位老

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当过民兵参加过射击训练,到国营安溪茶厂做过茶叶挑拣工人,干了几十年村妇联工作。“那时候,我还负责给牲口配种的工作,因为接种任务完成率高,我被破格吸收入党,60多年党龄,是组织对我基层工作的认可。”黄秀梅说,“那个年代解决温饱是首要任务,日子虽然苦,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该严于律己,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现在苦尽甘来,我常告诉儿孙们要忆苦思甜,就像喝浓茶一样,有点苦涩后再回甘,回忆以前的

苦日子,才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黄秀梅早年在国营安溪茶厂做茶叶挑拣工人,她对当时千人精拣茶叶的场景记忆犹新,也就是那时候开始,她对茶叶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养成了每天喝茶的习惯。她喜欢收藏茶叶,略懂品茶斗茶。“那个时代的好茶是非常难得的,要反复冲泡,有时候过夜浸泡都有不平凡的味道,我们要尊重自然的馈赠。”她也常会跟儿孙讲一讲铁观音的传说——“魏说”怎么回事、“王说”怎么来的……

黄秀梅说,安溪茶产

业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期就已走向世界。20世纪80年代,安溪曾是福建省最大的国家贫困县,改革开放后,依托“一片叶”,安溪跻身全国百强县,成为福建山区县的发展样本。说起茶产业的变化,她如数家珍。

满脸皱纹,粗糙的双手,一身浅绿色带着布条纽扣的衣服,黄秀梅一直保持着那个时代的朴实装扮。她最喜欢蓝色条纹的衣服,她说,这是一门叫蓝印花布的技艺,时下安溪高山上的采茶女也是穿着这样的服饰。“记工分的劳作,需要完成多少柴火的量,拿到几个

工分;怎么种植地瓜提高产量,土壤里要加入多少生物粪;怎么夯土,怎么印砖块,怎么印煤,怎么盖房子……”黄秀梅对那个年代的工作,至今历历在目,每一样她都是技术能手。

现在,黄秀梅每天会写一写硬笔字,一本发黄但书页整齐的60年前的《农民识字手册》是她每天都要翻一翻的识字书,“三个牛读什么、三个风读什么、四个龙读什么……”她会将书中学到的字拿出来提问儿孙,乐此不疲。她说,老了也要坚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乐趣。

他见证泉州半导体高光时刻

参加工作年份

1961

名片

人物: 张炼成

年龄: 87岁

职业: 大学教师、工厂技术骨干

感言: 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N海都记者 沈舜枝 文/图

张炼成是惠安人,196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无线电系。大学毕业后,张炼成先是留校任教,一直到1973年,为了照顾家庭,他回到泉州,见证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泉州电子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时代。

作为家里的独子,张炼成在父母安排下早早结了婚,他去上大学时,已有妻有子。他留校在浙江,妻子一人在老家照顾老人,养育孩子,十分不容易。1973年,家里已有了5个孩子,父母也日益衰老,家里急切需要张炼成回泉州。“学校一直希望我能留下,并承诺帮我安置家人,但我还是选择回泉州。”张炼成说,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的人观念差距很大,老人家要叶落归根,身体不好时就不会离开家乡,而年轻人也不贪恋大城市。

好在他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泉州当时要发展电子业,他进了泉州半导体器件厂技术部。刚开始并不容易,由于上海等大城市也大力发展

半导体,泉州在设备、资金和人才等方面都无法相比,半导体行业在两年后进入低潮。

这时,该厂引进了微波业务,成为国内起步较早的微波电路专业化工厂,从前期研发到后期自主生产,真正实现一条龙。作为高科技企业,该厂专业技术人员约占全厂职员的1/3,不少是从高校调入的人才,张炼成便是技术骨干之一,他负责技术合同、技术谈判等工作。

微波业务带着泉州半导体器件厂进入高光时刻,1975年后,该厂微波电路已达到较大的生产规模,能生产17个系列、200多种产品,其中的微波组件等产品还被作为零部件供给了当年的国家多个部门。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该厂一年产值达到600多万,成了福建省重点科技企业,几位核心技术人员还获得国务院津贴。

1980年5月18日,泉州半导体器件厂为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提供微波混合集成电路组件,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接到这张特殊的订单,全厂

高度重视。”张炼成回忆道,当时对于产品的定型,还特别邀请了全国各地专家来泉州一起协商讨论。

在企业的高光时刻,员工自然受益很多,特别是技术人员。“我在浙江大学时,月工资是53元,回泉州刚入器件厂时,每个月57元,后来,器件厂赚钱的时候,我工资虽然涨不多,但奖金不少。”张炼成说。

除了收入高,职业上的福利也很多。因为要与合作企业进行技术谈判,张炼成长期在国内各大城市跑,北京、上海、哈尔滨、深圳等地都常去。那个时候,很少人坐过飞机,张炼成常常四处飞,惹得周围人十分羡慕。

企业还为技术人员分配住房,1986年,张炼成分到一套82平方米的宿舍,除了已满18岁的大女儿,其他4个孩子就是在这个房子度过学习时光的。

“我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如今,张炼成已退休多年,但他仍在金山社区百姓图书屋当管理员,发挥着余热。



黄秀梅现在还喜欢翻看这本《农民识字手册》



发挥余热,张炼成在社区图书屋当管理员